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一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四十二下　　　　元　陶宗儀　撰

澠水燕談録　王闢之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奏對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别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皇祐末契丹請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享祀不

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歌以詠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耶使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具言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潁州先生堯佐字希道號智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老而納禄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望見縗

經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輟宴席厚賵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孫明復先生近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髮皓白著春秋尊王嚴十五篇爲春秋學士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正公守兖就見之嘆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固辭文正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

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國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余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趙晳好學著述太宗擢典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

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媒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迎三女歸京師擇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云

曹天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女素寡悔何苦而爲盜邪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

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負錢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慼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伋姪傑傚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

眉山蘇詢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户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于朝士大夫爭

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訽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竹爲塗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縫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鏇長三尺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閤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大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施交勘奏曰勘乞又

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闢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爲金飾鱗鬛別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啓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繫鍾初無定制景徳中令文武卿監武臣大將軍合婦人郡夫人以上令於夫請開寶繫鍾至於爲例

進士之舉至於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

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别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克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稱封謄録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玡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如環珮公登臨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

石爲記以遺州令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地山水秀絶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撰於東坡居士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音中絶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有醉翁和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第二疊泛聲同此醉翁在日聲和流泉醉翁

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二絃方居士之補詞其聲閉爲絃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有點竄遵之子爲比邱號未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一人乘驛馬晝夜驅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

四五朶用葉襯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揺亦所以禦日氣有以蠟封花蔕可數日不落至今歳貢不絶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隷一縣公事絶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濵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為盜賊獄訟希簡士宦三州者最為優逸故士大夫以江陰為兩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也

幙府燕閒錄

畢仲詢

唐末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爲之當十倍於此王其圖之鏐笑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猶無真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于治所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

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

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脱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巳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爲世所貴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也

吳參政少以學究登科復中賢良爲翰林學士常常草制以示歐陽文忠稱之因戲曰君福至心靈歐陽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逸馬斃犬於前文忠顧曰君試言其事同院曰有犬臥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文

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內翰以爲何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池州進士鄒閬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篣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脛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絶閬覺左股上有物蠕動見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迴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閬胸腹之上矣棄之於水投

之於火刀傷斧斫皆不能害衾裀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閭甚惡之遂訪友人之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謂之金蠶延至吾鄉雖小而爲禍頗大能入人腹中殘齧腸胃復完然而出閭愈懼乃以籠挈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暴富矣此蟲日食蜀錦四寸妝取糞乾而屑之置少許於飲食中人食之者必死蟲得所欲日致它財以報之閭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閭曰復以此蟲并舊物置

龍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蟲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元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閬乃仰天嘆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其妻曰今固事之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擲於口中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因白金之故

亦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不爲害乎

古之幞頭自隋以前只是皁絹幕其首唐馬周始制四脚繫於上二脚垂於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后時賜臣下巾子謂之武家樣又有高頭巾子明皇賜臣下内樣巾子又裴寛嘗自制巾子僕射巾自唐中葉以後諸帝改製其垂二脚或圓或濶周絲弦爲骨梢翹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余家有陳宏畫明皇裹頭坦腹仰卧吹玉笛圖又鄭谷詩云玉階春冷未催班楚拂

塵衣就𥼶眠其便如此唐末喪亂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圍頭以紙絹爲襯脚用銅錢爲骨就其製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照繫裹也僖宗愛遂製成而進御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頭二脚上翹四方僭位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折於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僞孟蜀始以漆沙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任晉爲并州衙校裹幞頭脚左右長尺

餘横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予幼年嘗見先相文簡公舊物中有幞頭羅一叚織出花額花界道必是臨時裁剪而為之文簡公畏漆應舉時猶裹羅幞頭其後服紗漆者須隔年製下乃可戴今時以垂脚素紗者為纏不知起於甚時

國子博士王某知扶風縣有李生以貲拜官每見王輙稱同院王不能平因而面質曰某自朝士與君名位不同而見目同院何也李生徐曰固知王公未知縣事時

自是國子博士謂之國博某以納粟授官亦𣪘博也豈非同院乎王罵之大笑

故事邊郡入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如意每以爲恨常騎遇市醫工李生滑稽能譃遮道謂曰君馬新市其價幾何曰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稱壯健以爲價賤王怪問之李生曰馱得三千石𣪘豈非壯健耶

老學菴筆記

陸游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每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

有折足之象然非其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巷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余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

建延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羣盜降附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爹爹蓋此比也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燃無烟奈久亦奇物卭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

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因有金漆板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板牌其後又通謂之簡板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

紙責之甚售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插至半扇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纏度長七十二萬里

天下名山惟茅山華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其旁里許

王廣津宫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

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今僧寺輙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余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束苧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

晉語人兒二字通用世説載桓溫行經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孫綽與庾亮牋皆曰可人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

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謝景魚家有陳無巳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火浮炭謂之麩炭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他本又作某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謂廉宣仲曰

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可喜前
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録事也相藍之東有録事巷傳以
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自元豐皆置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在京師時
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
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涹袴刑都比門總是冤
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
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

相乘饟軍曰滋賦歛愈繁而刑獄日衆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致富餘皆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户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虀吃麵兵職駕庫咬姜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除夜之歲除

爲對蓋本之闕音也余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
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
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往者冬
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髙廟問此
有法否秦益公云古之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
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
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

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與湘東王手書論文章之獘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非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葢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鳯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宣讀遂爲故事

吳中地薄斸地二三尺輙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鉏钁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名軍尤爲異也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

如此不孝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即位
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
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
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
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
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幙府燕閑錄載蘇易簡
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
名馬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

問自屏後呼馬哥執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呼請吏部益此輩亦習聞之也令吾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氣習風俗日薄如此奈何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徧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為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簶也

謝景魚名倫滁硯法用蜀中貢餘之紙先去墨徐以絲爪磨洗餘漬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

有芒也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足縮一下觜謂其咮於翼間

宋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黄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宫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之憂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之候無毫髮之差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

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孟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剌叉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弓侈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媚爲說客而只有此九客耳秦熺葬其亡父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吊客足十客之數

齊民要術有醎杬子法用皮漬鴨卵鹽漬爲之今吳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古謂帶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又以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純謹也余在閩中與何揩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揩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余怪而詰之揩之曰爲朝士者既爲人所忌嫉又多謗故新進者常無患蓋有微也

老學菴續筆記　陸游

麻姑傳王方平曰吾子不戲作狡獪事蓋古語謂戲爲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茯作鼠以狡獪是也今閩人謂之兒戲爲狡頑蓋本於此或以姦猾爲狡獪則失之

吳會又當吳興會稽兩郡吾因已言之偶讀文選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連兩用會字爲韻昔人所無後一韻爲會稽之會

已疑焉然設爲會稽之會已久雖名輩或承誤用之又

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隋書元冑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冑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冑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考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唐皆謂之誠謂死事之臣爲誠節傳書中凡忠臣皆曰

誠臣書作於唐猶爲隋避諱驟讀之殆不可曉太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是辟隋諱耳

海南儋崖諸郡出勒竹杖大於幹澁竹膚有芒可以剉爪東坡詩云倦看澁勒暗蠻烟是也

嘉祐四友王荆公吕申公司馬溫公韓少師

元祐四友蘇子瞻錢穆公王仲至蔣頴叔

梅宛陵詩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陸機草木疏荇接余也白莖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之深

淺韭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煑其白韭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今北方多言案酒

余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軸曰黄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是博戲耳

王羲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為一月或為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

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

花間集樂府牀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

粉紅髹器亦名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

等似皁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也

蔡元度對答喜笑溢於顔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

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慘毒聞

殺人如刈草菅然婦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人或置

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此尤可怪也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後但命近臣權之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師祖宗曽爲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甞爲尚書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爲者雖郭尚父之勲業亦避之也

市井中有補治故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何義春秋正義曰說文云錮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任宦其事亦似之謂之禁錮余按骨路正是錮字反語

漢書鄼侯音贊今亳州鄼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鄼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酇而贊字部有酇字亦云邑名

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為鄼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門下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鄼侯是字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太史公作張耳陳餘傳秦將作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云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四

句云云唐傳曰上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兩句而語若飛動減一字不得杜少陵曲江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二聯中疊用三花字而意不重複又何妙也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妝點香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風折樹而鶯有不去於理未

通當更求之

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蜀人大簡者乃薦於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詞甚切至丈亦高雅今蜀人多傳其本而東坡潁濵二公獨無一語及大簡者老泉集中與大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如與大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大簡墓銘亦不在其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在也

蓼花洲閒錄　　高文虎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凛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

之名已兆於此

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齧草闌外夜則歸卧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賛寜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

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絶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
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内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
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
狂生遭逢聖運多罍之初陛下所籍者駑馬未竭爾而
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
大加奬歎以銀盆綵叚賞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邱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
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邱選巳之婢三人與之李亦

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宫火起時大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予起登樓見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未明東宫六位一時蕩盡宫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死百餘人（東宫六位東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附陽郡王西行第一兖王第二曹王第三榮王第四即連御厨密邇上臺）二十四日左掖門東並不開朝者皆趨

右掖門天明宰臣等立於内東門廊廡之下既而火至
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閤西至東上閤門
長春殿西廊拆南北廊以絶火勢火遂南燒内藏庫香
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直西燒秘閣史館午時燒乾元
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宫城連燒中
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審官院是夕燒毀屋舍計二千餘
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絶宰臣樞密兩制
是夕並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輦出金銀帛疋

莫知其數積於城牆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回東北又燒之煙燄燭天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急隔十餘閒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于東華樓至夕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中香聞十餘里秘閣三館圖籍一時煨燼俱盡又大風中有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知諸王與中使閻六慶李守素勘遺火之蹤中人說

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折御厨主廊數百人登屋運水時望見宮人相壓死於煨燼中甚衆猶有手足能動者曹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焦枯焉惟相王宮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牆自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先領梓遂二州也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王乳

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出有琵琶伎人王大賽者知之受小姐金而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簾上舉炬爇之時因風急火遂大作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

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殽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
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
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
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
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
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名作狀元者魂魄
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
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

聽讐各盡記其賦亟冩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

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叚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

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叚簡者安知不然也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

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

即活之効歟

神宗時以陜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剌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録因袖出章進上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一一旋封册子手自録次今在宮中並無此章懋悵然而退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寛羮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

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荆公發也

朝廷嘗遣使髙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

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吴國夫人吴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巳聞於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寳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巳紹聖中瑶華既廢儀同王景宗乃乞以妾楊氏爲夫人

乞免宣繫及不名媒保中批允之時許沖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旨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沖元云小白葵邱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翊日極陳罷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

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

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夭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

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

蔡曾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𣏌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

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歳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盖緯線非通梭所織也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壻蔡交以杖擊户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歳即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葢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牕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欞登木食桃花幾

盡明旦人見其單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譖以壽終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毁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頼室廬以處故有存者

闕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絶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排

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既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録其行槖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既歸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

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巳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即訴于官鞠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

冦莱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冦巴東呼之以比韋蘇州之類然富貴時所作詩皆凄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

絶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逺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于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脱灑孤邁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為警絶晚竄海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逺曰只可十里憔悴竄巳兆於此矣子

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問和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歳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絶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衹書朱雀門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

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

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

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

名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

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弁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

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

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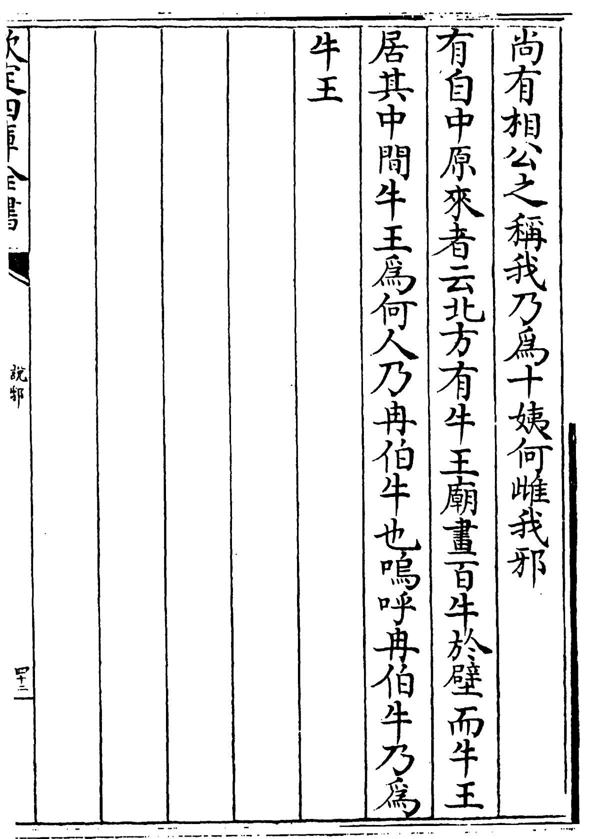
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

內助所書尊閤戚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産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

以懷姙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閤所姙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



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雌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爲牛王

秀水閒居錄　　朱勝非

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什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久失後人掇拾爲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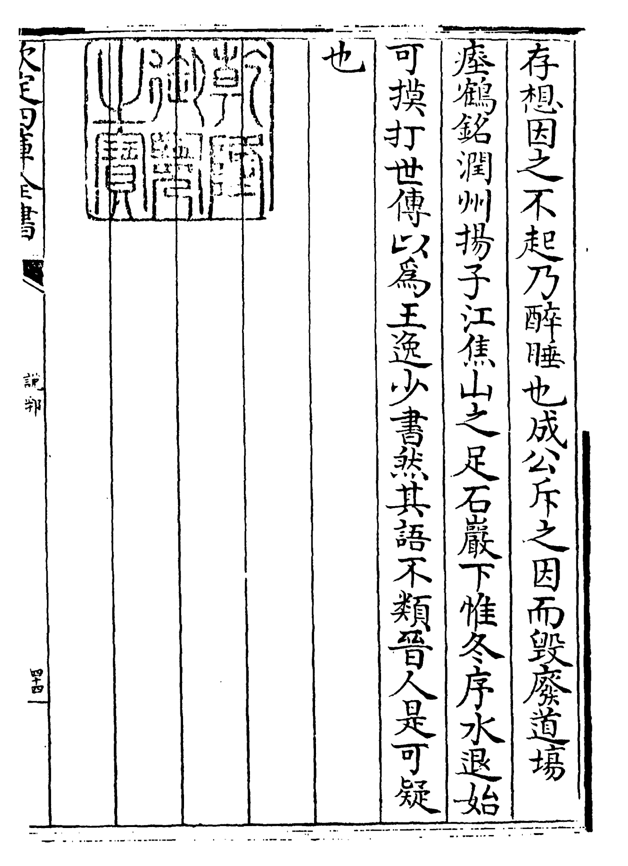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也

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著秋聲此陳與義秋夜詩也置之唐音不復可辨

彭祭酒學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



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因而毁廢道場

瘞鶴銘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摸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

說郛卷四十一下